

■ 新作聚焦

何向阳诗集《如初》：

“灵魂自传”和“新建设”

□ 沈 苇

艾略特曾说，诗是诗人的“灵魂自传”，他不赞同诗人写自传，因为诗人的作品已包含“自传性”。何向阳的诗集《如初》正是此在意义上的一份“灵魂自传”，时间跨度40年，是一部有历史感的诗集，一部个人的心灵史。当生存与体验变为一部厚厚的诗集，就诞生了“加法之诗”；同时，一位诗人全部的诗，也可视为“同一首诗”，这是“减法之诗”。诗的“加减”后面是心灵几何数的“乘除”。何向阳数十年的诗歌写作有持续、有变化，也有停顿和低谷，其中1994至2010年有十几年的“断裂期”，但很快就回归诗歌，秉承了自己、呼应了自己、衔接了自己，“归来者”无疑是一位“诗歌重启者”，她反复告诉自己“该动身了”，希望将“诗”与“思”转化为一种日常行为：“该动身了/……我要过双手/沾满泥土的/生活/我要上午写诗/下午饮茶/再约繁星照物/一张白纸……”(《动身》)。由此可见，近年来何向阳对诗歌的身心投入和全神贯注，这几乎是一位批评家的“自我策反”。我们常说，优秀诗人身上总住着一位“自我批评家”，反之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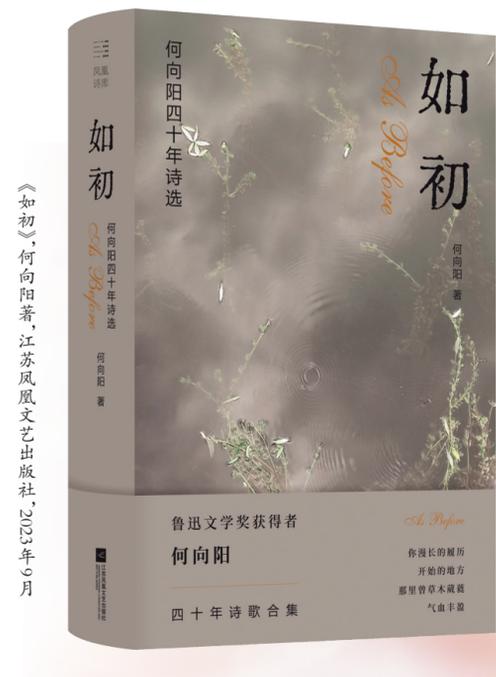
何向阳14岁开始写诗。收入《如初》最早的一批作品是《山楂树》《薄雪花》等8首诗作，均写于1985年，写得温婉、优美、动人，具有一唱三叹的歌咏色彩，抒情而有调性，可以理解成写给具体或抽象对象的“情诗”，事实上都是青春期的“缘情之作”。90年代初，她写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评论，以青年批评家的身份知名。她同时是一位文化学者，去年读到她的《澡雪春秋》，写出了一个“高贵的春秋”，追寻中国文化的四大源头：儒、释、道、侠（墨侠），认为侠是少年（指的是个体和谐），儒是中年（指的是群体和谐），道是老年（指的是天地和谐），观点十分精辟，是对中国文化史的新观察、新阐释。孟繁华说：“在《澡雪春秋》的字里行间，最难得的是写情写义，这来源于作者对文学真谛的深刻理解”。而40年诗选《如初》，则代表了另一个向阳，更内化、更本真的向阳，更是“诗心如初”的向阳。

如何理解“如初”？通过这部诗集，至少能读出“如初”的三层含义：

第一，文化意义的“如初”。《如初》一诗很短：“大地一如丝帛/那时海平如镜//那时 你尚未出生/喜马拉雅的骨骼/渐次成型//那时还没有火 岩浆/奔腾 未来/正于抵达的途中”。诗中出现了大地、海、喜马拉雅……而你（人类）尚未诞生，骨骼渐次成型的“喜马拉雅”既是地理的、海拔的，又是文化和精神上的，是“原点”和“初创”。

诗的叙述从静到动，而向着时间未来的“奔腾”“抵达”，显示了向阳宏大的时空意识，诗虽短，却很有气象和力度，“喜马拉雅”本身就是气象之象征。

第二，时代意义的“诗歌初心”。“诗心如初”，意味着穿越浮华和混沌，回归“纯真年代”和理想主义，是对失却的挽留，含有哀伤和朝气。1985年的作品《甘愿等待》写道：“心还是从前的心 我甘愿等待//也许有一天你会再闯入我的生活/像第一次相遇那样转过头来/惊奇地望着我：‘你为什么不见我老/而我已老态龙钟’/我会含着泪回答：‘因为有你/……因为我善于等待’”。拉开时间距离去看，“等待”一词是如忍耐而且意味深长。



《如初》，何向阳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

第三，不断回归个人的“诗歌初心”。诗歌是一种“语言行动”，也是艰难的求索和螺旋型上升，与个体命运、生活变迁、心灵体悟等紧密相连，何向阳说“当生命中的一些事物猝不及防，推至面前，你所能使出的应对可能只会是诗”，这里的“回应”，是“回归中的回应”，也是“回应中的回归”，代表了“失语”中可能的言说、表达和陈词。

《如初》的艺术特色，有两点是十分鲜明的：一、善用短句，一种“箴言体”和“拆词法”写作，给人干净、洗炼、节约、果断的阅读感受。标题通常也很短，与目前流行的故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金句”相反，通常只是一个朴素的词（名词）。《重逢》一诗写到“诵经的灵魂的美”，她大约是渴望用“经书的语言”来写诗的。短句的表达给人停顿、中断、留驻的感觉，让人凝视每一个汉字，逗留的时间尽可能长一点、多一点，这就是何向阳饶有趣味的“拆词法”，譬如《良辰》中的最后一句“此刻千金不换良辰美景”，她将句拆成六句：“此刻/千金/不换/良辰/美/景。”特别是“美”和“景”，一字一句，词和

义，被挽留、被铭刻了，甚至产生了将方块字“金石化”的某种效果。二、关于诗中的“我”，趋于广义、泛灵、多元。诗既要个性化，同时要忘我、无我，自我距离化，化主为客（“化客为主”也是一种功力），“有我”和“有我”之视角不是坏事，关键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我”、什么样心灵的“我”的问题。何向阳的诗是“有我”的，呈现的是一个不断重塑的“我”，丰富的、多样化的“我”，变撕裂为整体的“我”。如此，置“我”于“主观诗”和“客观诗”的边界地带，并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征。《照耀》一诗写道：“我们在这个尘世/穿越风雨/因婴儿的赤诚/暴雨再次/再次为我侧身。”我/我们是风雨（暴雨）侧身的一个“中心”，与此同时，这个小小的“中心”以汉语之美、修辞之道召来希望、救赎和光。

归来并重启自己，这是李洱所说的“新美学”，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新建设”。何向阳的诗是谦卑、温暖而动人的。在《低语》中，她倾心书写“小的事物”“幽暗”“软弱”“消逝的一切”……甚至渴求忽略、遗忘，以便赢得自由和想象。她的一些“箴言录”“格言体”诗作，简明、利落、通透，常常具有一种直入人心的力量：“爱黎明/也爱夜深/爱人/爱万物/爱等了一冬开放的花/也爱终老百年枝叶落尽的枯树”。（《箴言》）

诗歌是一种“语言行动”，也是艰难的求索和螺旋型上升，与个体命运、生活变迁、心灵体悟等紧密相连，何向阳说“当生命中的一些事物猝不及防，推至面前，你所能使出的应对可能只会是诗”，这里的“回应”，是“回归中的回应”，也是“回应中的回归”，代表了“失语”中可能的言说、表达和陈词。

归来并重启自己，这是李洱所说的“新美学”，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新建设”。何向阳的诗是谦卑、温暖而动人的。在《低语》中，她倾心书写“小的事物”“幽暗”“软弱”“消逝的一切”……甚至渴求忽略、遗忘，以便赢得自由和想象。她的一些“箴言录”“格言体”诗作，简明、利落、通透，常常具有一种直入人心的力量：“爱黎明/也爱夜深/爱人/爱万物/爱等了一冬开放的花/也爱终老百年枝叶落尽的枯树”。（《箴言》）

归来并重启自己，这是李洱所说的“新美学”，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新建设”。何向阳的诗是谦卑、温暖而动人的。在《低语》中，她倾心书写“小的事物”“幽暗”“软弱”“消逝的一切”……甚至渴求忽略、遗忘，以便赢得自由和想象。她的一些“箴言录”“格言体”诗作，简明、利落、通透，常常具有一种直入人心的力量：“爱黎明/也爱夜深/爱人/爱万物/爱等了一冬开放的花/也爱终老百年枝叶落尽的枯树”。（《箴言》）

归来并重启自己，这是李洱所说的“新美学”，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新建设”。何向阳的诗是谦卑、温暖而动人的。在《低语》中，她倾心书写“小的事物”“幽暗”“软弱”“消逝的一切”……甚至渴求忽略、遗忘，以便赢得自由和想象。她的一些“箴言录”“格言体”诗作，简明、利落、通透，常常具有一种直入人心的力量：“爱黎明/也爱夜深/爱人/爱万物/爱等了一冬开放的花/也爱终老百年枝叶落尽的枯树”。（《箴言》）

（作者系诗评家）

文学名刊
新作扫描

作家是心灵的医者，他们敏感于人们精神与肉体上的疲态，以现实关注的立场书写个人与时代的病痛，并以温情的话语抚慰人们心灵的创伤，帮助孤独与迷茫的人们寻找疗救的办法，从这些文字中，我们感受到作家情感上的共鸣与安慰，从而更加坚定地面对困难与伤痛。

突破生命孤独的韧性力量

都市之中，孤独成为常态化的存在，作家触及现代都市价值体系，对都市的个体生命状态展开书写。赵松的短篇小说《雅歌》（《雨花》2024年第6期）中，音乐人孙道是一个不善言辞、但对艺术有着严格要求的青年，因为不被他人理解和赏识，他的内心逐渐封闭，变得孤独起来，但是没有艺术天赋的朋友却因迎合世俗审美，成为了知名艺术家，画展高朋满座，孙道在社会中所受到的冷遇，反映出都市生活精神匮乏的孤独本质。

李永兵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欢愉》（《雨花》2024年第6期）中，钟灵有着在墙上写字表达欢愉的习惯，结婚时，她在墙上写字表达欢愉，离婚时，她也在墙上写字表达欢愉，与陌生男人远行时，也在墙上留下了字迹，钟灵的特殊习惯招致他人的误会与不解，但是钟灵依旧我行我素，因为这是一个孤独的生命个体向世界表达自我的方式。

王欧雯的两部短篇小说《行迹覆盖野林》《钻出那个夜晚》（《四川文学》2024年第6期）围绕“孤独的行旅”展开，无论是《行迹覆盖野林》中那个天生钝感不自知的陈和灿，还是《钻出那个夜晚》中身无分文四处云游的“我”，都对一切表现出淡漠和疏离，作家对当下青年情感缺失状况进行探寻，以个体生存经验思考时代的情感生活问题，呼唤社会对“情感危机”的关注。

死亡是人生常态，也是生命的自然进程，如何接纳死亡也成为作家关注的问题。在阿乙《疾病的镜子》（《芙蓉》2024年第3期）中，次姐得了一种头疼的怪病，她多次去医院检查，却没有查出病症，在作者看来，这是思维敏感的次姐对生命易逝的恐惧表现。后疫情时代，像次姐一样对疾病、死亡感到焦虑的人群，心灵与身体都需要得到需要治疗，而文学应当帮助人们坦然、豁达地接纳死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欲望也随之膨胀，小人物往往在当代生活中表现出无所适从，他们有的被迫卷入欲望的漩涡之中，有的深受权力与欲望的困扰。刘太白的中篇小说《起身炮》（《四川文学》2024年第5期）中，人与因利益引发的算计一环扣一环，洪浩和李力耕本是在城市里相互慰藉的同路人，却在金钟万财富和欲望的诱惑下反目成仇，洪浩因一场爆炸而流产，李力耕因为一场爆炸而失去生命，作者叩问道德底线，更是对这种现实表达了批判。

唐丽妮的中篇小说《刺眼的白瓷碎片》（《四川文学》2024年第6期）讲述了底层修车工老万打拚失败的经历，老万原本是原厂总装车间的一名装配工，两个月前突然调到青岛服务站，这次偶然的调职使他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但是，服务站内部员工勾心斗角，厂领导轻易而举地把他开除，不死心的老万与发小合伙开了一家维修店，想要继续维系他“前车盖王国”的事业，然而却又被发小骗取财物，修理店之梦也随之幻灭。老万万般无奈地回到堂哥狭小拥挤的小家，短暂的辉煌就像醉酒后的梦一场。作家秉持现实主义的写作姿态，自觉从小人物立场出发，为社会底层人群发声，再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对小人物生存的困难表达同情。

在记录磨难悲苦的同时，作家们也勤于发掘小人物所拥有的生命韧性，他们在与权力的对抗中闪耀出弥足珍贵的人性之光。余同庆的《天黑就回家》（《雨花》2024年第5期）中，心怀“祖屋梦”的马兵在“梦里老家”庄园买下了一套老宅，然而有一天首富要来瓦庄度过除夕夜，开发商为了讨好首富要求肃清所有住户，现任户主马兵和前户主小汉有家不能回。在威逼利诱面前，两人建立起“革命友谊”，计划躲在深山药王神像后面，等待除夕夜降临悄悄回祖屋。当据点被发现时，小汉为了掩护马兵，主动跑出去被抓，并被送往养老院，深受感动的马兵决定踏上征程，将孤身一人的小汉接回“梦里老家”过年。小说中，人与人、人与真挚的情意和人性的闪光点显得格外珍贵。作家在与小人物共情的过程中，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与责任意识。

以爱为光与自我疗愈

面对各不相同的人生困境，很多人勇敢地逃离虚无，寻找实现生命价值的方法。凸凹的短篇小说《琥珀》（《长城》2024年第3期）讲述了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干部如何调整自己心态的故事。苏珊·塔桑格对疾病的发作过程进行过研究：“疾病削弱病人，限制他，使他失去活动能力，减少他和周围世界正常的交往，使他日暮途穷而不得不依靠他人。”毕胜利的心态变化正是这样，一向早起的他开始睡回笼觉，提早准备夜壶以便起夜，一点不舒服就去医院开特效药，甚至在办公场合敏感一切有关“退休”的词语，但毕胜利最终战胜心理上的恐惧，意识到自己仍然拥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心态上的调整使他获得了生活的动力，他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得到了周围人的赞赏。

苑楠的中篇小说《逃亡》（《长城》2024年第3期）中，“我”的家族被病疾所笼罩，而“我”的姑姑却成功从中逃离，全身心地融入另一片土地，融入它的文化、思维和精神存在，正如姑姑所言，“如果你感到不适，不要害怕，那或许是促使你改变现状最有利的力量”，不要畏惧死亡，一味地呻吟抱怨不能改变任何事情，生命的意义正是在逆境中不停行走。

爱能够消解痛苦的折磨，疗愈内心的伤痛。杨文冰的《半坡暮月》（《四川文学》2024年第5期）中，冯妍的人生一直处于低谷，她的孩子先是被确诊为自闭症，十年后又来自家门前来往的大车撞断了一条腿，没过多久丈夫马继干也因病去世，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这个柔弱的女人身上，但冯妍以坚韧的意志将孩子拉扯长大，并在特殊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无偿捐出自己的别墅，以帮助更多“星星的孩子”，当年失手撞伤孩子的司机也因为内心的愧疚加入到这一项慈善活动中来，以消解多年来内心痛苦的折磨。

十八须的《松林地》（《四川文学》2024年第5期）中，老陈最终听从妻子的心愿将她葬在松树林里，在那片充满爱情回忆的松林地里，他并不孤独，也不恐惧此后独身一人的生活，因为那里埋葬着爱人和美好的回忆，爱消解了老陈对死亡的恐惧。

文学是人学。生而为人，我们必然会面对生活中不可逃避的孤独、遗憾，以及种种不幸，在这些新刊新作中，我们不仅感受到文学感知疼痛的力量，更能体会到作家为寻找疗愈所作出的努力，无畏的勇气与无私的爱意是作家开出的良方，它们能够疗愈疲惫的心灵，化解人世间的苦难。（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爱能够疗愈伤痛

□ 徐欣萌

二〇二四年五至六月《雨花》《四川文学》《芙蓉》《长城》

■ 评论

隐喻苦难又超越苦难

——评宁肯《城与年》

□ 大智若

宁肯的小说集《城与年》形式上是10篇短篇小说，但串起来类似于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属于风格统一的涉及记忆的长篇小说。通过一个侏儒儿童的视角，透视了70年代初期北京百户大杂院里一帮孩子的生活。在这10篇小说中，一条隐喻的纽带仿佛若隐若现飘荡在字里行间。这条隐喻的纽带在时间和空间之外，混沌而又凝重，小说的意义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

《城与年》中的十篇小说长短不一，最长的《黑梦》五万字左右，最短的《他挂在城墙上》只有1500多字。小说有明确的时间、空间结构，即小说名《城与年》的含义。“城”是小说叙事的位置空间，而“年”是叙事的记忆时间。10篇小说独立成篇，叙事地点都在北京南城中轴线偏西，在和平门与宣武门之间的琉璃厂附近，那儿有在北京也算得上名号的上百户大杂院。时间处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属于中国人具有丰富记忆感的沧桑年代。整个小说以黑白胶片艺术塑造手法，书写雾气笼罩下的南城大杂院一帮儿童演绎的寓言。

宁肯在小说中设置了明确的时空线索，“城与年”的时空结构贯穿在故事中。这些小说中的孩童，在火车上玩扑克牌、扎气门芯、换小人书、爬墙看探照灯、胡同里挖防空洞，漫不经心的童年游戏，顽劣、叛逆而又充满了童真，这种童年记忆画卷正是《城与年》叙事与众不同的特色：只要把这10篇小说串联在一起，就会发现一条若隐若现的隐喻纽带，一种令人惊悚的内在残酷性在暗中弥散。这就是我所说的，小说的意义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

小说《黑雀儿》以冷峻又简练、波澜不惊的笔法，层层揭开令人惊悚的现实。这篇小说已经超越了现时代的汉语言文学苦难叙事模型。大院里的孩子们围观、羞辱马

戏团家族成员，消费和娱乐他人的灾难成为了书写人性的必备技能，这是作者想要透过童年传递的人性反思，很多作家基本丧失了苦难意识，或者误解了苦难。苦难意识，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物质缺乏，更多是人性的残忍和悖论，如小说所说，生活里有什么，破烂里就有什么。这是一部令人哭泣的时间风化石，他者仿佛陌生人，既是苦难的制造者、围观者，同时也是苦难的承受者。

与此同时，《城与年》中一直飘荡着饥饿感。这种饥饿不是食物的饥饿，而是来自阅读匮乏的文化饥饿。《火车》中，作为知识分子家庭子女的小芹，同样遭遇阅读饥饿，由于手抄那个时代盛极一时的《安娜回忆录》而被带走判刑。阅读严重匮乏的时代，垂危儿童秋良家的12本小人书，是孩子们狂欢的礼物。侏儒黑梦回忆里，是垃圾堆上捡到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破损的《聊斋志异》。实际上，黑梦的回忆，是在试图修复一个时代的阅读饥饿症。黑梦的“书房”就是在房顶上搭个凉棚，黑雀儿给黑梦带回来很多书，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黑梦》里，在房顶上，黑梦和七姐发现了一个秘密的阁楼，从而打开了一个秘密书房。这栋房屋被贴了封条，书房布满灰尘。主人莫测的命运更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悲剧。“某种意义上说，房间对女人的唤醒甚至超过书籍对男人的唤醒”，《黑梦》里，这个秘密的书房不但承载着记忆中的阅读饥饿症隐喻，同时收藏了黑梦和七姐懵懵懂懂的恋情。

宁肯用冷静的笔法，铺陈了复杂的结构叙事。《城与年》用儿童的视角透视非理性的镜像，儿童之间的顽劣和游戏，似乎与历史事件无关。然而，宁肯采用了一个极其微妙的艺术手法，对事件进行戏仿。《火车》中，小芹失踪后，孩子们如何攻守同盟？每一个参与火车上打扑克的孩子都知道小芹随火车远去了，但这些儿童居然



《城与年》，宁肯著，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

共同制造了一个“我们不知道小芹去哪儿”的谎言。“我们心里的石头一下落了地，一致赞同。小芹在这一刻真正消失了。我们统一了口径，攻守同盟。”在一个非理性的时代，那些失踪、磨难和真相淹没于记忆中，谎言试图缝合时代的创伤。宁肯用儿童攻守同盟的游戏戏仿了谎言对创伤的缝合。（作者系北京学者）